

## 楚文化研究

【中文题名】读《屈原赋解析》兼议“层次分析”

【作者】郑中鼎

【文献出处】职大学刊1994年第2期

【分类号】

【关键词】屈原赋 层次分析 本心本旨

【图片】

【内容】

中鼎与秉高君初会于桂林89年冬，时值中西南职大文科协作会，秉高为代表西北华北之佳宾也。碧螺玉答阴漓水之间，秉高首倡“层次分析”，诸同仁亦以为然也，而秉高其“沾沾”而未“自喜”之情，至今依稀。于斯有90年秋包头定稿会，以秉高为主编之九职大联编《‘护国古代文学精选名篇解析’》一书终于出笼，一小小异葩也一所异者即该书之标榜，即秉高所沾沾而不自喜之“层次分析”也。葩而异者，虽小小，亦可贵也。

中鼎尝有幸恭列该书“责任编辑”，赴包头阴山漠上(极蒙包头职大领导和同仁盛情)，匆匆定稿，匆匆离去，于“层次分析”虽以为然而未深以为然也。该书之“层次分析”虽贯而穿之未深而透之，诸编委亦各显神力，理性与神感齐飞，“层次”共鉴赏一色，其所呈缤纷，故欠“纯粹”也一孰优孰劣，非所论也，不可论也，亦不必论也一要之，近日蒙秉高赐读新作《屈原赋解析》，不禁拍案喜曰：斯作，“层次分析”之“纯而粹者也，秉高可沾沾而兼以自喜者也。

盖探求文学作品“本心本旨”，与为研究作品之前提或基本任务，“层次分析”即探求之有效途径者也。中国古代诗文灿若星辰，或潜心剖析或忘情赏美，或哲学或文化或宗教或艺术，或慧识或神遇，或“披文入情”或“披情入文”，或寻幽本心之旨或捕罗象外之意，或“知人论世”或“以意逆志”，或作者或读者或创作构思或艺术接受，或作品本体或艺术生态，或号眺沉醉或狂啸浅吟……诸君何所不可也！惟作品“本心本旨”之求，最为前提和基础者也。板桥论画竹有“所见之竹”、“胸中之竹”和

“手中之竹”，“手中之竹”即所画竹作品本体直接首先为接受者所研究或欣赏者也，其余二“竹”非直接而首先者，非研究和欣赏之逻辑起点也。

然以上固为老生常谈，吾人每每不经意者也。或混研究于欣赏、混艺术于宗教，或混慧识于神遇，混“披文入情”于“披情入文”，或混本心之旨于象外之意、混作者之意于己意，或混艺术传达于艺术构思，棍“手中之竹”于其他二竹，混艺术创作于艺术接受一“结合”则可，“混”则不当一故中鼎有屈原屈辞研究中“偏颇”之杂议和“离语求言、离言求诗、离诗定辞”之叹①，而秉高力主“层次分析”，重重声明：“因此本书不对屈赋做欣赏式的分析，而只进行冷静的层次解剖”者，其源盖出于此也。冷静者，智慧也，以慧识文，冷而静之，务求“本心本旨”也。

月.夫中国古典诗文灿若星辰又恍若朝霞，深若沧海，“本心”未易求也，“本旨”未易明也，况壮丽辉煌屈赋哉！炼字炼句或见“本心”，关键所在或见“本旨”，然未总揽全局、把握全貌亦难求难明难全，况屈赋辉煌壮丽哉！秉高“层次分析”既列“层次图表”又为“具体说明”，大笔勾来，点睛之语，错落高低，井然有序，惜墨之词，时有新见，堂堂乎，明明乎，固初学者易燎，多学者易道也。是故读中国古典诗文精品，得其“本心本旨”，何所而不可，失其“本旨本心”则何所而可？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十九年而新发于删，非真“目无全牛”而“实有全牛”也。然则，“层次分析”者，解牛也，非“段落大意”以“划分牛”也。故秉高曰“一日理清层次，主要内容也就豁然明白”，此正《屈原赋解析》二可贺者也。

况夫屈赋之“本心本旨”非徒难明即明亦难道明，故有读《离骚》涕泗沱沱而不知其所云者，非所怪也一中鼎其一也，教读《离骚》，硬咽有之，而常不知板书何字也，今得《}}原赋解析》，庶儿乎可免此难乎？斯不亦三可贺者乎？

至若该书装帧、编排、印刷俱堪称佳况，然断断不可设想秉高好“一卜全十妥”（包括注释和译文飞恭维之词。况“层次分析”者，“分析”之一也，非能代替其他分析也。秉高自云其层次分析亦专指篇章结构和思想脉络，则又“层次分析”之一也。盖或有心理、“随感、笔法、时空、思维诸层次，虽与篇章层次有重复或交叉，但未必尽合，此不可不察也。今拼属原赋解析》中所列层次，亦未统一，或结构或笔法章法或心理或思想脉络或情感，似无定则；然则，此固难“十全一于妥”也。

以一为主，兼及其他；或专析某类层次乎？继而，可总结屈赋基本常规层次模式和变式乎？然事固易言而难为，以上求教子秉高和诸同仁，可见笑而幸勿见怪也。